

紫砂壺泡咖啡：東西的分裂及融合

——現代舞劇“千紅一窟”印象

川沙 2011-10-18

10月14日，在位於80Winchester Street的Winchester Street Theatre，加拿大小梨園國劇及舞蹈演藝團舉辦了他們的周年演出，藝術總監張穎薇和數位資深舞蹈編排家、舞蹈家、音樂家合作，成功地演出了演繹阮玲玉命運的中國現代舞劇“千紅一窟”。

阮玲玉的命運，是中國的紫砂壺泡出的咖啡，濃香飄散後，歐羅巴式的女性自由死絕，只徒然留下一把永駐人間雕塑似的紫砂壺，讓人回味那綿長的余苦。編舞家石建軍及陳佑文以現代舞蹈演繹了這一段傳世的悲情故事，用舞蹈藝術地抽象了半殖民地時期老上海絢爛背后的辛酸。

“千紅一窟”以中國傳統題材，溶入現代手法，反映了多倫多的多元文化特色，及表現了小梨園懷舊迎新的獨特風格。舞蹈編排家石建軍及陳佑文首次合作，兩人把自己獨創的舞蹈編排融為一體，加進了華人音樂家HeidiChan的現代音樂。

中國現代舞劇“千紅一窟”取材於上海30年代默片影后阮玲玉的一生，藝術總監及舞蹈家張穎薇演繹阮玲玉一角，她與多位本地中西舞蹈家同臺演出，可謂精彩紛呈。

“千紅一窟”出自《紅樓夢》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姑讓他飲的茶為“千紅一窟”，在脂批本中，旁邊批注“隱哭字”，即表示“千紅一窟”是“千紅一哭”的諧音。曹雪芹正是用了這樣的一個句子，在創作《紅樓夢》之初就為整部書的悲劇結果作了鋪墊。小梨園借用曹雪芹的這樣一個句子來暗喻阮玲玉的身世，作為這出劇的劇名，可謂頗具匠心。

“大家入座，小丫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

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這是《紅樓夢》原著里，關於“千紅一窟”句子的出處。

曹雪芹在寫這部書時，用了“諧音寓意”的手法，他把賈家四姐妹命名為

阮玲玉；一些小報記者也別有用心地竭盡造謠誹謗之能事。懦弱善良的阮玲玉，無法忍受這沉重的精神打擊，最終，於1935年3月8日，服毒自盡。阮玲玉的英年早逝，無疑是中國電影的一大憾事，否則，將有更精彩的作品由她施展才華。國外的一些電影評論家稱贊阮玲玉是中國的英格麗·褒曼。英格麗·褒曼曾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四次獲得提名，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震撼好萊塢及世界影壇。用褒曼比阮玲玉，足見她的藝術才華與魅力非同一般。

阮玲玉自殺後，魯迅先生曾撰文，就阮玲玉遺書中寫道的“人言可畏”發表了

上的旗袍、三十年代上海女性月份牌上的髮型和她對阮玲玉無論形象和內心的相似的模仿，很好地彌補和修正了這一缺失。），和女人對鏡整容時的搔首弄姿，一個身穿西裝背心的記者手里多次出現的那只三十年代的照相機（照相機上一個巨大的閃光燈不停的閃光暗示着報紙上無數羅生門的報道——謠言的放大和變形……），這些，都是編舞的石建軍、陳佑文和藝術總監及舞蹈家張穎薇的匠心獨到之處。另外就是給我產生了獨到感覺的Heidi Chan的音樂，還有舞蹈演員Karen Chen、Kenneth Chenung、Cindy Cin Ling Yip、Bridgitte Tsang等的精彩演出，以及西人演員Malgorzata Nowacka、Ryan Lee、Brendan Wyatt等，對一個中國愛情悲劇故事用舞蹈表達時的準確的形體動作的藝術表現。

此次觀劇，是應石建軍的熱情邀請，四年前的冬天，在多倫多和伯釗劇院演出的我作為原著及編劇的五幕十一場大型音樂舞蹈詩劇《合歡》時，石建軍是劇本的編舞，那是一個演員上百人的大型演出，眼前的這個現代舞劇“千紅一窟”的演出，雖然演員只有十來個人，但是，也顯得精緻和韻味十足。在多倫多能夠看見如此精緻的中國現代舞劇，想必在以后是一個珍貴的回憶。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個各路洋人和中國人雜居的花花世界，在多倫多的這個在我看來至少有80年光景的老劇院（Winchester Street Theatre）里，看到舞臺上表演群舞時的混雜在中國人面孔里的那幾個西人的面孔，讓我感到了時光的倒流，或者說是中國文化進入西方世界時的新鮮夾雜着驚誕的感覺。

觀劇完畢後，我和演員Malgorzata Nowacka的談話中，她談到她在演出這出中國故事的劇本時的感受，更加深了我的這種感覺。也許，這樣的感覺，正是不同的藝術和文化相互融合時的感覺，就是喝紫砂壺里泡出的咖啡的感覺吧。



阮玲玉



舞蹈家張穎薇 (Eily BW)



張穎薇劇照



群舞劇照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這是諧“原應嘆息”的音；在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姑讓他飲的茶“千紅一窟”；是“千紅一哭”的諧音，又讓他飲“萬艷同杯”的酒，這酒名是“萬艷同悲”的諧音，這樣的手法幾乎貫穿了全書。

阮玲玉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她在影片中扮演的大都是悲劇角色。她的愛情和婚姻，她的一生，也是感人至深的悲劇。她的丈夫張達民是她在隨母幫傭時結識的“少東家”。結婚不久，便於1933年4月離婚。後來，她和“茶葉大王”唐季珊同居。但阮玲玉始終沒有獲得愛情，陷入苦悶而又難以自撥的兩難境地。張達民為了達到敲詐勒索的目的，誣告

深刻的論述。

小梨園國劇及舞蹈演藝團演出的中國現代舞劇“千紅一窟”，用現代舞劇的形式，在很少道具的情形下，成功演出了這個劇本，這讓我想起《沙羅梅》演出的相同形式，在《沙羅梅》現代舞劇中，表演希律王的演員唯一的道具就是一根木棍，雙手持棍在胸，則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國王的威儀，其他的表達都唯一通過形體和舞蹈。石建軍正是這樣編導着他的劇本里的舞蹈。表達阮玲玉的心情，是一把椅子，一個梳妝臺，一個鏡框（表示一面鏡子）、一扇屏風（這屏風應該是中式的圖案，而不是日本榻榻米式的圖案，這是細部的失誤。但是，張穎薇身



左起：詩人川沙、編舞家陳佑文、藝術總監及舞蹈家張穎薇、編舞家石建軍及畫家陳可之



張穎薇劇照



居中者為舞蹈家 Malgorzata Nowacka